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雅正卷十三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衔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王汝嘉

謄録監生臣陳汝光

古文雅正卷十三

禮部侍郎蔡世遠編

上寧宗疏　朱子

臣竊惟皇帝陛下祗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他事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為急先之務益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辭章小技誇多以為博鬭靡以為工而已也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

顧乃不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為過矣臣雖嘗挾筴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況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顧問之勤乎然嘗聞之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書之法莫過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事莫不有理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

古文雅正卷十三

禮部侍郎蔡世遠編

上寧宗疏　朱子

臣竊惟皇帝陛下祇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他事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為急先之務益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辭章小技誇多以為博鬬靡以為工而已也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

頤乃不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為過矣臣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況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顧問之勤乎然嘗聞之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書之法莫過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事莫不有理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

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惟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耳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

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而意緒悤悤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哉誠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

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其俯仰顧眄之間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

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葢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語例皆指為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竊徒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輒以為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強不息以緝熙於

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為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干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神財幸

朱子生長高宗時歷孝宗光宗而寧宗至是朱子已老矣自言愚臣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以是而告君嗚呼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幸生朱子之後得讀遺書不以是自奮者自賊之尤者也

賀陳丞相書

朱子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鈞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賛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益篤天下之望公益深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

受知之深竊所愧歎未知明公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葢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

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為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願明公留意天下幸甚

陳丞相名俊卿朱子知交好友也作相月餘朱子所

以勗之者如此古人朋友之義如此大儒作相規模如此

與劉共父書　　　　　　　　　朱子

熹前幅所稟訪問人材事初若率然既而思之此最急務然其意有未盡者輒詳論之如左云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

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葢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頃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君德修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

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為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缺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

葢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顔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畜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已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

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其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逹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薦賢為事君第一義宣尼所以心折于鮑叔子皮而遺恨于臧孫也三代而下推狄梁公王子明吕正獻好善薦賢不遺餘力葢秉彛之好與忠愛之忱合併而出也朱子與共父此書可謂詳逹而曲盡矣○即

好善一節亦可以驗君子小人今有人於衆座中稱其人如何行誼如何才略其諄問其姓氏里居者必君子人也其漠然若無關者必庸碌人也其初不深知直從而毁之或素不相識徑從而疑者必為小人無疑矣辨之於其辭色形神故也○昔有一人居官頗清慎而終身不薦一賢或問其故對曰與我生者則以不深知而不敢薦與我熟者則以未滿意而不敢薦時存此念而已此種人豈徒寡識游移哉緣好

善之心不篤謀國之念不深私己之心勝故也朱子此書可謂明透○案共父名珙乾道三年同知樞密院事與陳俊卿同舉朱子待次會丁內艱未就職

大學章句序

朱子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葢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禀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

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黄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

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彞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

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内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葢莫不聞其說而曽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

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
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
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
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
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
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
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
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

閒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僣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上下數千百年治術學術擇焉精語焉詳句句從心得上體勘流露而出曽王學記未免外鑠也叙孟子没後一段鬱為熱血發為婆心每讀至此未嘗不聲入九霄思通八表

中庸章句序

朱子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葢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葢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

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

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

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葢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藴奥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

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葢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録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

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葢亦有年一旦怳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删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

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逺升髙之一助云爾淳熈已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朱子明道之書此篇最為明盡取虞廷之授受證以孔門之微言下及學統之絶續有志之士心繹而身體之源頭既徹入手有階俗學雜學邪念妄念一齊刬盡矣

資治通鑑綱目序

朱子

先正温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為目録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録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槀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檃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

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五十九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為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

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

朱子作綱目功不在春秋下此篇亦集中第一簡古文字○綱目一書閱之能令人經濟詳明志氣雄擅忠義激發而且條理井然便於記覽吾友海澄周禾仲嘗謂名為秀才而不能讀五經小學綱目近思録如向牆一世惜哉○案朱子綱目之作其發凡起例皆與執友南軒諸公參定序中所謂與同志別為義例者此也綱下分注則屬門人天台趙師淵訥齋編

纂非盡朱子手筆也至義例精微處訥齋有不得預者矣

李忠定公奏藁後序　　朱子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安常治而或至於亂然及其亂也亦未嘗不為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没靡有孑遺而為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

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葢聞政宣之際國家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為言公獨知其必有異域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兾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年敵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嶶

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強敵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為割地講和之說以茍目前之安公獨以為不然而數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蠭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內修外攘之事為已任誅僭逆定經制寛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

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陜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
使以為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纔七十餘日
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亦皆畏天卹民自
強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為非策懇叩反覆以終
其身其言明白正大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絶去雕飾
而變化開闔卓犖奇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
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間顧嘗論之以為使公之
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

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讐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澨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為勝負之埶而至於然歟嗚呼痛哉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

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閒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

三代而下才最大者諸葛君李忠定也宋朝人物當推吾閩最盛而忠定者數百年罕見朱子作序激昂感慨運以大力是文集中第一健舉文字朱子好讀南豐文此篇多長句醇暢似南豐而氣魄過之若合韓

蘇為一手

仁說

朱子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葢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

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葢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應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已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已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

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温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

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葢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絶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説不亦誤乎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葢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

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之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為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

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朱子此篇最為傳道微言合孔門及程張諸儒之說而透徹親切以示人余主鼇峰書院時鄭魚門年丈以書來謂近日士子廉隅不飭利欲紛心必先啓發其羞惡之心余復書謂啓人羞惡之心誠為切中要必大發其惻隱之心惻隱者仁也四端萬善皆原於此惻隱之心一摯則己私自消親親仁民愛物一以

貫之羞惡辭讓是非相因而有是亦切體朱子之言而竊有得者也

讀唐志

朱子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

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内則其著見于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静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咏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

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益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知求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

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閒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于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揚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閒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

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敝精神縻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且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于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

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為文之病大振頽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倒縣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

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寔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為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

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秦漢唐宋之文不觀此論不能具隻眼朱子作綱目書揚雄為莽大夫此篇并其文而亦加貶焉訂韓文考異一字不肯放過葢愛玩之深也此篇一筆不肯假借葢見其文而知其心由百世以等百世莫之能違也欲立言君子尚其以體道躬行為重哉

王氏續經說　　朱子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葢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于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

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茍為不然而但為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絶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為巳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為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葢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

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益亦未為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

言之餘藴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强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令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

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彞之訓叔孫通公孫弘曹褒荀朂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葢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葢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為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

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于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于假卜筮象論語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郊福畤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為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為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黄老而其著書

之意葢亦姑託空丈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文中子之學勝于荀揚韓子朱子嘉其懇惻而有條理懇惻者仁也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者也條理者知也明于理而達于事也非從明德新民原本上體究者未能有此體用雖與聖賢大仁大知有别然亦賢矣朱子惜其學可克至于聖人而不免為好高自大之心所限又以其氣象言語近于聖人恐後世依倣而慕效之者多故詳論之其曰用心為已外矣學者尤當深警○三代而下儼然自以為聖人者隋

文中子宋陸子靜明王伯安也三人皆絕世聰明不朽人豪然子靜與朱子同時惜乎不知歸依以折衷於微至伯安事功亦無可議而學術已差文中則直以孔子自任他聖人猶在所不屑然不免有高大徇外之心夫聖賢心細如髮觀朱子一生行事著作是何等精細○是時言道學者有不談孔孟而好言文中子言經濟者不談伊周而好言王景略粗氣乘之也朱子此論直抉本原有功後學不淺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朱子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朔六日丁亥具位朱熹竊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於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絶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胳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

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嗜而晚得其味益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

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縻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間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我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鑒之尚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

朱子第一知交推敬夫與伯恭二人餘如江西陸氏子壽子靜子美兄弟及同甫陳氏往復辨論雖多知

契不及此兩人也兩人之中敬夫爲最朱子敬畏亦似過于伯恭讀此篇想見聖賢至友道誼知交千載下猶爲傷心灑涕

古文雅正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雅正卷十四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鈴

校對官編修臣王汝嘉

謄録監生臣陳汝光

古文雅正卷十四

禮部侍郎蔡世遠編

孟子講義序

張栻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辨葢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

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于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内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却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說妙不過茫渺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為先持敬以為本而精察於動静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為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

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利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以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已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已之事亦為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為已也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已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

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其微辭奥義備載七篇之書如某者雖曰服膺而學力未充何足以窺究萬一試以所見與諸君共講之願無忽深思焉

學術治術本是一貫說得愈細微愈廣大義利關頭深切著明尤發先儒所未發也

道學體統　陳淳

聖賢所謂道學者初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

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耳葢道原於天命之奥而實行乎日用之間在心而言則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則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與有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在人事而言則處而修身齊家應事接物出而涖官理國牧民禦衆微而起居言動衣服飲食大而禮樂刑政財賦軍師凡千條萬緒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不易之則皆天理自然流行著見而非人之所強為

者自一本而萬殊而體用一原也合萬殊而一本而顯微無間也上帝所降之衷即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彛即秉乎此也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虛靈不昧則謂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無所不通則謂之達道堯舜與塗人同一稟也孔子與十室均一賦也聖人之所以為聖生知安行乎此也學者之所以為學講求踐履乎此也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賊其民者也自謂其身不能自賊者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迪

之則吉背之則凶蓋皎然易知坦然易行也是豈有離乎日用常行之外別自為一物至幽而難窮甚高而難行也哉如或外此而他求則皆非大中至正之道聖賢所不道也

了然洞然一以貫之○朱子門人推勉齋北溪為最勉齋朱子所傳以卒業然北溪下語親切有勝於勉齋處余嘗謂朱子之後議論文字最醇切者北溪西山魯齋三先生也品亦最優嘗舉以質安溪先生先

生亦以為然○此與下篇俱嚴陵講義也共四首登其二先生吾漳人余家居時嘗與郡人士會講泮宮每舉以相勗先生雖渺流風猶昨安得吾鄉人有志之士服膺先生教言率由先生之道庶閩學之復興乎

用功節目　　　陳淳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功節目其大要不過曰致知與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

以明萬理於一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一已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致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也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而誠意正心修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人亦唯在於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此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為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達而行之力則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為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之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顛寘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亦不復有扞格之

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以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由其有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振一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為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為鄉人者為憂必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為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為能虛其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功節目循序而日進日日有惟新之益能升

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立志居敬致知力行為學之要程朱言之甚詳此篇合作一塊醇明切至後段指點人立志處頑石亦須點頭又併說出虚心更為叮嚀周至余初得此篇時若獲重寶後主鼇峯書院粘于壁間與同人共礪如先生提命在前惟恐失墜也

直前奏劄　　真德秀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為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為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導其君者亦異為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為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拒諫嘗歷考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曰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謗訕也蓋為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為心政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事必合人

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好名矣好直鄰於賣直救過類於歸過乃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盡言無隱則可謂之謗訕只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酖毒窒絕言路之榛荆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為所惑仰惟本朝聖哲相承招徠讜言如恐弗及哲廟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有不欲者豫設六事以排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事機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以眩惑流

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是者必罰無赦光復疏爭之以為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哲宗宣仁亟俞其請而四方言利病者始獲上聞元祐之治實基乎此若乃指公論為流俗者王安石之私心分上書為邪等者蔡京之奸計斥忠質為偽黨者韓侂胄之狡謀覆轍甚明厥鑒非遠臣愚伏望陛下恢弘聖度以來天下之忠言昭晰聖鑒以察羣臣之心術凡在廷之士有勸陛下以親近端良不諱己過者必君子也不

惟聽受之又當奬擢之有勸陛下以疑忌人言惡聞闕失者必小人也不惟拒絶之又當擯斥之使鳴鳳之瑞日聞而妖狐之音頓息若是而治功不隆天休不格者非所聞也惟陛下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此全從窮理閱歷又身受其傷故能曲盡切中如此中引司馬公所駁六事尤爲千古炯鑒

大學衍義序

真德秀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

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葢嘗撫卷三歎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概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

説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議論曾弗之及盖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翶而亦未知其為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

編而先之以堯典臯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橅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上下數千載閒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

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葢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内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鑒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葢甞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屛居無事迺得紬閲經傳彙而輯之昳𣅀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秘之巾衍以俟

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大學衍義一書引經摘史加以剖晰論斷心法治法徹顯畢具誠内聖外王之學合古来著書者而集其大成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當習復而身體之余嘗謂有宋道學五子而外斷推西山為第一體用兼優才德俱茂恨不究其用耳著作亦第一有功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真德秀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於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真某為之記某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某之愚未能闚其藩也將何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略矣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别也葢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之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於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曽子子思與鄒孟子復先後

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焉昭陳
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
嬴秦以後學術泮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
相望於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本猶有未究其極
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
萬世天啓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禧明道以來迄于中
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為已任益孔孟之道至

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為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尚新説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揚以惡與混為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虚無為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寔佛氏以剗滅彛倫為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絶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

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户庭袪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為郡邈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厚夫以近厚之資迪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倪焉自力者然陳君所望於學者果焉屬耶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凜然淵冰

没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目為迂闊巳之良貴弃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可不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何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寔其心法葢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不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横放甚于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

子主静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儻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静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為然則願以此刻於祠之壁為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趍而匪寔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于南邦之士者哉

歐曾王學記雖佳那及此篇從聖賢體要學者身心指出的切示人讀此有不猛然刻勵者乎○余嘗奉安溪先生命輯五子名篇周子太極圖說明道定性書伊川好學論張子西銘朱子仁說是也採先儒講解及議論附注其間竊謂南軒孟子講義序北溪用工節目篇及西山南雄州四先生祠堂記此三篇最為精切可以附之而無疑也太極西銘已與通書正蒙為科場取士之用人所珍誦故不入選

潭州示學者説

真德秀

予既新其郡之學又為之續廩士之費俾誦絃於斯者微一日之輟焉教授陳君瑞甫過余而請曰公之於士也有以安其居又有以足其食顧亡一言以淑之可乎余謝曰此師儒之事也予何言雖然昔嘗聞之孔氏矣豈不曰古之學者為已乎自漢以經術求士士為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士為科目而業文其去聖人之意遠矣今之學者其果為已而學歟其亦猶漢唐之士

有所利而學也如果為已而學則理不可以不窮性不可以不盡不至聖賢之域弗止也若其有所利而學則苟能操觚吮墨媒爵秩而貿軒裳斯足矣驅實其心弗顧也夷虜其行弗耻也此學者邪正之岐途也請以是淑吾士可乎瑞甫曰敬聞命矣抑後世之言學者其有得於孔氏之指歟曰後世之言學者其不繆於聖人鮮矣獨嘗於唐之陽子近世之石子尹子有取焉陽子曰學者學為忠孝也石子曰學者學為仁義也尹子曰學

者學為人也是三言者庶幾聖門之遺意乎方唐之世士習之陋甚矣陽子一旦倡斯言於末學如天球之音威鳳之鳴學者竦然洗心而易德歸覲其親者踵相躡焉理義之感人如此然則石子之言其有異於陽子歟曰亡以異也仁者孝之原義者忠之榦曰仁義則忠孝在其中矣然則尹子之言其有異於二子歟曰亡以異也夫人與天地並而為三才者也必也兼五常備萬善然後人之道立焉其警世之深為人之切又進乎二子

矣敢問所以學為人者奈何曰耳目膚體人之形也仁義禮智人之性也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人之職也必循其性而不悖必盡其職而無愧然後其形可踐也孟子曰人之異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天之生斯人也與物亦甚異矣而孟子以為幾希何哉葢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是心也是心不存則人之形雖具而人之理已亡矣人之理亡則其與物何別哉故均是人也

盡其道之極者聖人之所以參天地也違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為禽犢也聖愚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末甚遠豈不大可懼耶予故曰尹子之言其警世之深為人之切又進乎二子也吾黨之士苟無意於聖賢之學則已儻有志焉則反躬內省於人道之當然者有一毫之未至必將皇皇然如渴之欲飲餒之欲食也凜凜然如負鍼芒而蹈茂棘也吾子幸以為然則願以告夫同志俾知太守之期乎士不在於傲人爵取世資而在乎敬

身而成德也瑞甫瞿然曰公之淑吾士者厚矣瑢請揭其言於學以為士之則

忠孝仁義所以學為人不然人也而禽獸矣借三子之言以發明之境地特新其苦口婆心以招天下有志之士如聆其懇欵之聲

洪氏天目山房記　　魏了翁

寶慶元年吾友洪舜俞自考功郎言事罷歸於潛讀書天目山下寶福僧寺寺覩深舜俞合新故書得萬有三

千卷藏之閒復閣下如李氏廬山故事而移書屬余記
之余少誦蘇文忠公山房記謂秦漢以來作者益衆書
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謂近歲市人轉相摹刻書日傳
萬紙而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嗚呼斯言也所以開
警後學不為不切至矣而士之病今未之有瘳也無亦
聖遠言湮愈得而愈失時異事改愈變而愈下學士大
夫讀之而不知其味行之而不見其端則亦舍之云爾
且古之學者始乎禮樂射御書數益比物知類求仁入

德皆本諸此今禮樞樂淫射御及數有其名無其義六書之法惟小篆僅存而莫知好之為士者十名九舛不暇問也五三六經之所傳如仁義中誠性命天道鬼神變化此致知格物之要也今往往善柔為仁果敢為義依違以為中鈍魯以為誠氣質以為性六物以為命元虛以為天道也冥漠以為鬼神也有無以為變化也甚則以察為知以蕩為情以貪為欲以反經為權以捷給為才以譎詐為術聖賢之言炳如日星而師異指殊其

流弊乃爾若夫先王之制又在所當講而風氣既降名稱亦訛有一事而數說一物而數名學者亦莫之質也井牧居民之良法也而丘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仲穰苴之法封建經國之大務也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合則託諸歷代之異制賔興之法自遂以降自王畿以外無文則約諸鄉遂之數郊丘禘祫大事也或以郊丘為二或以禘祫為一廟學明堂先務也或以為異所而殊制或以為一廟而八名七世之廟常典也而殷六廟周

二祧或親盡而毀或宗無常數莫知折衷三年之喪達禮也而有謂君大夫士廬服異等又有謂君卒哭而除皆莫敢以為非大抵始去籍于周末大壞於秦觖望於漢而盡覆於典午之亂二千年間憑私臆決罔聞於行帝號官儀承秦舛矣郊祧廟室踵漢誤矣衣冠樂律雜胡制矣學校養不賓之士科舉取投刺之人資格用自陳之吏刺平人以為軍而聽其坐食皃農夫以規利而縱其自奉授田無限而豪奪武斷以相尚也出泉輸租

而重科覆折以相蒙也嗚呼生斯世也為斯民也而讀聖賢之書以求帝王之法使其心曉然見之且無所於用也況衆言殽亂始以春秋戰國之壞制東以秦漢晉魏之雜儀終以鄭王諸儒之臆説學者之耳目肺腸為其所揺惑而不得以自信于是根本不立而異端得以乘之利禄得以移之文詞得以溺之則有口道六經而心是佛老篤信而實踐者矣則有心是聖學而輯為文詞隨世以就功名者矣六經之書孔孟未及行也今二

千年矣而猶莫之行也余長而有聞晚益多懼舜俞以藏書屬記頗以所懼者相與切磋究之嗟乎其亦以余言為過矣乎

鶴山與西山當寧理之世為道學人品之宗實能私淑朱子者丰采言論畧著朝端而橫遭謗語不究于用然是時正學公論一綫未泯擯斥尊崇閒時迭見故雖以理宗之弱而不至于亡至似道擅權日在醉生夢死之中視二公之世反為治朝宜其及也讀鶴

山比記知其平日讀書窮理之功一腔復古救時之
念令我咨歎不置

論人才聚散劄子　　　　　　牟子才

國家五星聚奎實主文治列聖相承惟以收覽人才為
第一事雖棫樸之能官人卷阿之用吉士不是過也咸
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所謂人才之太極政事之
太和也天聖以來王曾呂夷簡相君子嘗一聚矣未幾
而散於景祐百官之一圖又散于慶歷聖德之一詩又

散於王拱辰打盡之一網是天聖以來之人才散於忠邪之相激然其害止於散而已神宗初年富弼復相至和嘉祐之君子未至於散也熙寧之邪說一進而先朝之大臣最先散未幾而議新法不合者盡散未幾而倏例司之賢者亦散是元豐之人才散於法令之變更也然其害止於散而已元祐初司馬光相呂公著文彦博相繼輔政君子又聚矣品流太分事故反覆濫觴於吏額之小爭浸淫於調停之初議滔天於策題之分辨而

君子之黨盡散極而至於朝堂之牓黨碑之鐫躪蹦忠賢曾草菅之不若是元祐之人才散於辨白之太過其為禍益不止於散也建中靖國初起范純仁相韓宗彦君子又聚矣天下方以快活差除為善而曾布溫益志在朋奸置政事局而輕元祐重元符進愛助圖而左軾撤右京卞意向一偏而君子遂盡去一皆以邪黨目之是建靖之人才散於中非中而靖非靖其為禍益不止于散也中興以來張浚趙鼎為相君子又聚矣未幾秦檜

當國力主和議一時讜論如胡銓等三十二人不肯附麗如李綱等八十餘人率皆擯棄或死於囹圄或死於貶所或流棄於魑魅之區累赦不移或棲遲於林泉之下屏逐不出是紹興之人才散於多主戰而少主和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慶元初趙汝愚相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略已無遺姦憸小人仄目而蹙亟引匪類布居臺諫汝愚引用之人以次而去舉幡六士屏竄朋黨之禁愈嚴士大夫之禍愈酷是慶元之人才散於嫉

專門而禁道學其爲禍又不止於散也臣嘗通考國朝之人才大抵屢散推移不一僨起相攻撫往興嗟可不先幾而逆致其防哉陛下即位幾三十年君子之類凡三聚而三散矣端平親政一聚散也甲辰改祀二聚散也丁未改化三聚散也今日二相並建公道復明翕若少聚矣然方剛忠鯁者淹之外服魁壘卓傑者屈之家食抱負耿介者多鬱沈謹守端靖者罕拔擢或者猶以爲未聚也夫聚之常覺其難而散之常覺其易其聚也常

以至誠樂與之實其散也常以疑忌不容之過羣凶鬩觀弩羽疊至散之幾也從中倒戈自相觸擊散之幾也意向小異釁隙漸生散之幾也寓意歌詩更相賢聖散之幾也招納黨人平治舊怨散之幾也顯爭力抵激怒忿心散之幾也其造端甚微為禍甚大月暈而風礎汗而雨事有其兆識者隱憂彼豈不知聚而為解散而為屯聚而為泰散而為否然不能不散者上無以保之下無以安之則散亦勢之常也

宋代人才之聚散瞭若指掌可覘世變可長學識當理宗之末宋氏氣息奄奄人才消磨殆盡矣子才以直累忤史嵩之賈似道而不屈發憤上此疏葢亦忠于謀國者子才李方子之門人也李乃朱門高第

正氣歌序　　文天祥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汙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牀几時則為水氣塗泥半朝蒸漚歷瀾時則為土氣

乍晴暴陰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為米氣駢肩雜遝面目汙垢時則為人氣或圊溷積臭暴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為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於兹二年矣審如是殆有養致然爾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氐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旁薄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為

之根嗟予遘陽九隷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露霧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文山以年少對策第狀元策以法天不息為主一氣

呵成數千言主司賞之曰古義若龜鑑忠肝如鐵石敢以是為得人賀則公之正氣自幼學時已養之矣結句曰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顔色以此知養氣者不可不讀書也特不為章句之儒耳歌中又曰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公豈樂以死節見哉

交信録序

謝枋得

天下有達道不曰朋友而曰朋友之交交者精神有契道德有同非外相慕也夫交以朋友視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則疏矣易大傳曰定其交而後求定者見其心之可交也交亦豈易定哉公卿求士見其才不見其心能負人吾視魏其侯翟廷尉悲之士求公卿見其勢不見其心能汙人吾視揚雄班固蔡邕笑之契之教人曰朋友有信孔門合交與信並言信而交交而愈信亦可以無悔矣同富貴相忌而有九官十臣同貧賤相疎而有仲尼弟子同患難相怨而有東漢黨人此謂交此謂信此朋友得以列於人倫也今人録交曰雲萍雲萍皆無

情之物義巳不信交何能堅請名之曰交信錄交無上下無貴賤無死生吾盡吾信不敢求諸人百年之間萬世之後儻能無愧天地而謂之人始可見朋友之助始可言交信矣

古來所以成爲不朽人豪者學問與師友之益耳非學問無以成深造之功非師友無以激厲志氣而日進于精微故朋友得列五倫疊山上不負君下不負友寥寥數語丹心炳如

論書之失　　吳海

道之不明學害之也學之不純書害之也今天下之書已多矣然詩書易禮樂春秋孝經論語大學中庸七篇凡六經聖賢之言未嘗多也商周以下秦漢以來十八代史記紀傳表志編年紀事之不可無者未嘗多也所以多者皆諸子百氏外家雜言異端邪説數之不可計其名讀之畢世不能盡其卷帙無益於心身不資於國家非有補於教化風俗治道徒為多矣况其偏蔽邪曲

足以湮正理炫燿反覆足以蠱人心其揣摩計較欺奪足以壞治道使人身心不安順上下不相親福禄不常有皆是書之罪也然其言或放蕩而無涯或幽眛而難窮或狎志而易入或近利而有功故世鮮有不好之者至其詼諧鄙俚隱謬神怪之淺近可笑誕妄不足信者則俗儒賤工又爭取以為博物洽聞夫楊墨老佛諸書六經之賊也管商申韓諸書治道之賊也遺事外傳史氏之賊也蕪詞蔓說文章之賊也竊意上之人有王者

作將悉取其書而禁絶之然後讀者得以專其力於聖賢之言精其志於身心之學玩其意於國家得失成敗之數考其實於古今治亂興亡之迹如是則學正而道明而書為有益於世不然者日盛一日世滋一世夫豈有窮哉夫欲禁之必自上始使朝廷大臣通經術者會諸儒講論定其品目自經史其書其書及宋道學諸儒之遺言不禁其他則皆禁之諸家文集自先秦以來近世諸儒之文悉皆纂輯類為大全其餘一切除去必秘府

不蓄絶其根本然後出令天下非官所定民不得輒藏坊市不得利鬻場屋引用者黜降停革民間文字不得引無稽之言異書既絶數十年之後童稚生長不涉異聞其心志不惑惟經史聖賢之言入者為主於以養德毓才廣量成器其效豈小小哉

先生名海字朝宗元之隱君子也閩人儀封張先生撫閩時嘗梓其文以行世名閒過齋集行修言醇足以傳世斯篇論屬奇創難行而下語皆可據使讀書

者睹此而知要内返而切體不為泛覽徇外之學是一

關頭

上治道疏　　許衡

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與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益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娱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君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夫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知其

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它日之難有不可言者矣臣請舉其切而要者欵陳於後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昔劉安世見司馬温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

一鄉之衆同列之臣而止耳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世酧酢之欲言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綱紀不得布而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竟無所持循徒汩没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茍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憎喜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葢鮮矣奈何

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為私
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熾則不畏
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
務者皆快心事耳又豈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為本一言
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
天下之人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賛其喜以市
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
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

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强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以至賞罰生殺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伏若曹擿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耻之人耳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然或遭時不偶務

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
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
召之命之泛如厮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
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或
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
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飡徒費廪禄取譏誚
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
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悦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

之過務快已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姦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人君不察以謟

為恭以訐為公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愛隆於上威
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莫之知
至是而求去之不已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
此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大宗灼見其情而竟不
能斥李林甫妬賢明皇洞見其姧而卒不能退邪之惑
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為人君者不喜聞過為人臣者
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
宜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

象屢變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内殷富黎庶樂業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曷若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為下民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治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立治功可必也

元世祖至元三年召魯齋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魯

齋乃上此疏第一條定立國規模當依漢法治之第二條言用人立法之要此第三條也第四條言養農民興教化第五條言定民志皆明暢親切此條尤精故録之○魯齋以程朱之的派為正心誠意之學世祖稍用其言其效已如此使能如先主之用武侯符堅之用景畧治功當不止此世有謂道學為不適於用者盍詳觀元初之事○元之立國魯齋與耶律楚材最有功魯齋學正而氣剛以阿哈瑪特之權姧而魯

齋劾之所由與臣衡孔光等懸絶也

與竇先生書　　　　許衡

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上請未得其門也邇來相從竇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聞之踧踖且驚且懼邸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於再三始蒙恵許違别三數日復慮他説間之不終前恵是用喋喋重陳向來懇禱不可之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

治極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循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掩文也人之勝文勝質也天勝不已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為也其來有素也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沒不用矣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為也其來有素也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為

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喪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唯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惟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已意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舉之是揠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揠苗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已成物之道哉即其違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生平拙學認此為的信而守之罔敢自異今先生直欲以助長之力擠之傷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為耶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游汎汎不足為之

慮耶抑真以樗散為可用之材也相愛之深未應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末雨蠶老麥收冬將寒囷盈箱積門喧童稚架滿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辦此也是以心思意嚮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必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將愛之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檃栝悚息待罪

士必有難進易退之節而後可勝天下國家之重先

生倡絶學於南北未通之日及被遇元世祖為儒宗為名世而屢召屢辭今觀此書中慷恬退乃爾王文忠所謂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鍾鼎山林葢有不加不損者在矣○案中統書已酉竇默與王鶚面論王文統不宜在相位薦衡代之書疑作於此

疑道山房記

吴澂

永平鄭侯鵬南嚴重清謹為時名流而不以所能自足

也謂仕必資於學學必志於道別業在滕州築山房為游居之所取子思子之語而扁之曰凝道不遠二千里走書徵言於予夫世之成室屋者往往有記記者紀其棟宇之規制營構之歲月而已稍能文辭者可命也而奚以予言為侯之意寧不以予嘗講聞於儒先之緒論而欲俾言其所謂凝道者乎嗚呼道不易言也言之易者未必真有見也非真有見不言是妄言也而予何敢夫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雖然侯之意不可以不

荅也詎容已於言哉請言其似道在天地間猶水之在大海道之中有人猶水之中有器浸灌此器者水也納受此水者器也水中之器或沉或浮而器中之水或入或出器與水未合一也水在器中凝而為水則器與水永不相離而水為器所有矣人之於道猶是也有以凝之則道在我無以凝之則道自道我自我道豈我之有哉人之生也或智或愚或賢或不肖均具此性則均受此道不於賢智而豐不於愚不肖而嗇也愚不肖之不

賢智若者何也能凝不能凝之異耳嗚呼子思子言道所以有貴於能凝者歟凝之之方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德性者我得此道以為性尊之如父母尊之如神明則存而不失養而不害矣然又有進脩之功焉葢德性之內無所不備而理之固然不可不知也事之當然不可不行也欲知所固然欲行所當然舍學問奚可德性一而學問之目八子思子言之詳矣不待予言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也親也厚也禮也皆德性之固然當然

者盡之極之温之知之問學以進吾所知也致之道之敦之崇之問學以修吾所行也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知與行一者立其本兼者互相發也問學之力到功深則德性之體全用博道之所以凝也夫雖然此非可以虛言言亦在夫實為之而已矣斯道也人人可得而有也況如侯之卓卓者哉其凝之也予將驗侯之所為侯名雲翼今為江南行御史臺都事延祐四年臨川吴澂記

草廬先生雖倡為主靜之譚如篇中尊德性一乎敬數語圓通無礙固非溺於陸學者又著本心樓記及尊德性道問學齋記以譏切為朱陸之學者並失其師旨似亦未為病朱也觀其贊晦菴先生方之景星慶雲泰山喬嶽所以欽崇之者至矣

無極而太極說

吴澂

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

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縷脉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膚也皆假借而為稱者也貞實無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於心曰仁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也屋之脊檁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檁至高至上無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

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為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亦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為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極者屋棟為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為天體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為天下衆人之極而已以至設官為民之極京師為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一字强為稱號而曾何足以擬議其髣髴哉故

又盡其辭而曰太極者蓋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物一處之極也然彼一物一處之極極之小者耳此天地萬物之極極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為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大荅者曰道理最大其斯之謂歟然則何以謂之無極道為天地萬物之體而無體謂之太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無極易曰神無方易無體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歟然則無極而太極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四

方之極凡物之號為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也是則有所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執著雖稱曰極而無所謂極也雖無所謂極而實為天地萬物之極故曰無極而太極

朱子太極圖說言簡而該北溪字義雖詳哉言之然體是訓詁言不雅馴先生自云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猶以陳為未精也足徵其說之精當矣○元兩文正時稱南有草廬北有魯齋先生於經學尤邃虞伯

生稱其辨傳註之得失而逵羣經之會同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四經三禮皆有序録惜通志堂僅刋易書纂言儀禮逸經傳孝經定本四種也

克復堂記　　虞集

克已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顔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葢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乃得誦其言於方册之中聞其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葢予嘗反而求之沈冥於物欲之途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

足以爲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拔本塞原脱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茍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爲此好絶於胷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復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傍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顔子而降若程子之髙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

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鄉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乃欲以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旦暮不忘者也國子伴讀康生敏以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以爲記予既嘉其慕尚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寘諸壁間固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遠升高

之一二也

闡濂洛之微言證克復之妙義所謂痛癢語也○泰

定初嘗行經筵之制取經史用國語漢文兩進讀部

菴先生時為秘書少監為反覆古今名物之辨以通

之晉翰林直學士每承顧問必委曲盡言或隨事規

諫

古文雅正卷十四